



大家史说

历史文物趣谈

高伯雨 / 著

故宫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文物趣谈 / 高伯雨著. — 北京: 故宫出版社,
2011.12

(大家史说. 第2辑)

ISBN 978-7-5134-0226-2

I. ① 历… II. 高… III. ① 历史文物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 K8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1409 号

历史文物趣谈

著 者: 高伯雨

责任编辑: 江 英 毕卫涛

装帧设计: 赵 谦

出版发行: 故宫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 010-65129479

网站: www.culturefc.cn 邮箱: 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排 版: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3.75

字 数: 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

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~3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4-0226-2

定 价: 22.00元

序

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考验，我的朋友们在学术上卓然成家的已经有不少人。

但是，就掌故学而论，我的新交旧识中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高伯雨先生抗衡。他的成就简直可以和《中华二千年史》的作者邓之诚先生相媲美。

原来掌故学主要的是研究典章文物。要精通典章文物，必须对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教育等制度，以及各部门的文学和人情风俗下工夫，这才谈得中肯。不过有些人，往往以耳代目，道听途说，摭拾人家的唾余，然后加上一些推测，说得口沫横飞，仿佛只有他们懂得内幕，这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的事情。

伯雨先生之所以精通掌故学，并不是没有原因。

第一，他有广泛的兴趣。他出身于潮州的富裕的家庭，幼时曾留学日本和英国。因为他不急急于猎取学位，所以他可以凭个人的兴趣从事博览。从文学、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教育，

到绘画、书法、金石，他都有浓厚的兴趣。他走遍名山大川，广交当代风流人物。因此，无论谈什么问题，他都能够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。

第二，他专精近代中国史实。做学问的秘诀，不外“由博返约，执简驭繁”八个大字。上句指归纳，下句指演绎，归纳和演绎交互为用，这才有所成就。伯雨先生在学问上奠定广泛的基础后，近二十年来便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史实。他的方法是以《清史稿》做底子，然后参阅各家文集、传记、年谱、小说、笔记、日记以及碑板。经过排比、互证、对校之后，一切来龙去脉，完全了然于胸中。换句话说，从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起，到一九五五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止，那六十年间的史实，他差不多是点滴不漏地尽量搜集，切实研究过。

具备这两个大条件，伯雨先生不谈掌故便罢，一谈就能够道出真相。专门治近代中国史的学者们，如能跟伯雨先生时常接近，绝对不至走入迷津，而质疑问难的乐趣更不必说。

年来伯雨先生已经刊行两三种专著，现在又把近三年间所发表的有关于历史文物的文章，搜集了二十五篇，辑为一集，题为《中国历史文物趣谈》。其中如《谈〈八十七神仙卷〉》、《苏东坡〈寒食诗帖〉真迹》、《三希堂法帖》、《宋高宗的字》，都是讨论中国著名的字画的力作，他如《〈四库全书〉与七阁》、《范氏天一阁》，正是现代学者最重视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。至于甲骨文、买地券，这些本来是再枯燥不过的材料，可是经过作者一点缀，却成为很有趣味的故事。文字的妙用，全在于化腐朽为神奇。把杂乱无章的故纸堆，整理成有条不紊的系统；把味同嚼蜡的东西，变

成津津有味。伯雨先生可以说是洞悉这道理。

我和伯雨先生结交二十年。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大家散处天南地北，但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史实的辛勤，实在使我钦佩。

现值他的新著出版的前夕，我特地写了这篇短文。这算不得什么“序”，仅表示我的一点敬慕的意思罢了。

连士升

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志于新加坡

目录



- 大盂鼎与大克鼎 —— 1
- 毛公鼎 —— 4
- 虢季子白盘 —— 8
- 甲骨趣谈 —— 10
- 三老忌日碑 —— 14
- 王羲之的兰亭帖 —— 21
- 苏东坡《寒食诗帖》真迹 —— 25
- 宋高宗的字 —— 30
- 三希堂法帖 —— 33
- 唐宋人画的《萧翼赚兰亭图》 —— 42
- 谈《八十七神仙卷》 —— 51
- 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刻 —— 54

- 有趣的买地券 —— 60
- 寒山寺钟与诗碑 —— 65
- 最古的版本书——石经 —— 70
- 《永乐大典》的过去与现在 —— 75
- 《四库全书》与七阁 —— 81
- 范氏天一阁 —— 86
- 《会试录》与《登科录》 —— 90
- 赵飞燕玉印 —— 94
- 李廷珪程君房方于鲁制墨 —— 99
- 叶小鸾眉子砚 —— 102
- 刻丝 —— 105
- 嘉定竹刻 —— 108

大盂鼎与大克鼎

上海市的上海博物馆陈列室，摆着两个西周时代的大鼎，一个叫“大盂鼎”，一个叫“大克鼎”。它们分贮在两个大玻璃橱内，骤然看起来，真是两件庞然大物。这两件重器是中国最著名的文物，为研究古代史和艺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。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，可与毛公鼎、散氏盘（此二物今在台湾）和虢季子盘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）媲美，若以小盂鼎、小克鼎与之相比，真有大巫之别了。

鼎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得约略介绍一下。鼎是古时一种食器，用于宗庙时，则又为祭器。鼎通常是三只脚的（也有四足的，如《博古图》所载文王鼎即是），因此，凡三种力量平衡的时候，就叫做“鼎立”。鼎是用来烧肉的，古时就有一个故事，说伊尹负鼎说汤王，因为伊尹是一个烹调能手，以滋味来说商汤以行其道。伊尹所负的鼎大约不过十来斤重的食器，与项羽力能扛鼎的鼎不同，楚霸王能举的鼎是重器，起码也几百斤到一千斤的

(《战国策》说周伐殷，得九鼎，凡一鼎以九万人挽之，这恐怕不可信，九万人挽一个鼎是绝对没有的事，九十人或九百人还可信。古书中的“万”字，大有可疑)。鼎既然有三足，当然是用来做烹饪的居多(凡有三足的铜器，多为食器)，因为火在鼎下燃烧，那三只脚就是架子。

我们知道了鼎的用途，再来谈一下它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了。鼎是铜造的，是青铜器中的一类。古代的鼎，多数是纯铜和锡的合金，纯铜约占五分之四，所以叫做青铜。我们的青铜器已经有三千三百年的长久历史了。远在殷朝最后的几个王朝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造出很精美的青铜器了。到底青铜器之作是几时发明的，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得不到地下的资料予以证明，不过根据历代出土的青铜器看来，我们知道铜鼎之制，盛于殷、周，到汉朝就渐渐不兴了。

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之高，使我们知道三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对于冶金工艺和冶金技术达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。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提炼纯铜，制作复杂的模胎技术和具有高度的雕刻艺术，是制造不出这样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的。

大孟鼎和大克鼎从前是清朝光绪年间工部尚书潘祖荫的家藏之物。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，由潘氏的孙子潘达于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(由潘的堂叔潘景郑代表行礼，当由华东文化部授予奖状)，上海博物馆成立后，才移去陈列的。

潘氏收藏这两大鼎，至一九五一年止，已七十多年(大孟鼎是一百年前在陕西郿县礼村的沟岸中出土，通高三市尺零二分，重三百零七市斤。潘祖荫死于光绪十六年(1890)，从那时

起，两鼎就移藏在苏州老家)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潘家把这两鼎埋在地下，以避敌人搜索。当时苏州已被日敌攻取，日本人久闻这两件宝物的大名，一定要拿到手为快，幸得潘达于事先埋藏在地下，才能保存到今日。这两个大鼎，在清光绪末年端方做两江总督时，曾一度威迫利诱，要潘家卖给他，但潘达于始终予以婉拒。现在潘氏献给政府，使广大的人民都有机会见到这样精美的文物，这对于文化的发扬是有重大的贡献的。

凡是铜鼎类，皆有铭文，有长达几百字，也有短短几十个字。大孟鼎的铭文就有二百九十多字，它记载“王二十三年”(这个“王”指的是周康王)天子在宗周，诰诫他的大臣盂的一篇文字，教他千万不可酗酒，还说到周朝之有天下，完全是由于饮酒有节，殷之所以失天下，由于诸侯百官之酗酒所致，以下还有许多训话和赏赐都铸在鼎上。这个名叫盂的大臣，就以此鼎为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祭器。

这两大鼎的体积是巨大惊人的，因为大，才叫做大孟鼎、大克鼎，它们的花纹与制作的精美，在西周彝器中也是罕见的。

毛公鼎

毛公鼎是中国三千年前所铸的一件铜器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。它的发现和被人争夺的一段历史，是相当有趣的。

远在一百年前，大概是清道光末年，毛公鼎在陕西省的岐山县被发现，最先为山东潍县人陈介祺所得（介祺字寿卿，号篔斋，道光廿五年乙巳恩科进士，授编修，大学士陈官俊之子，为近百年著名金石家。介祺向有富名。咸丰帝即位后，就勒索穆彰阿、崇实等人巨款，以发放京官薪俸，陈介祺也被派数万两）。介祺得到此鼎，欢喜非常，把它秘藏起来，轻易不肯给人一见。后来他把鼎内的铭文精拓出来，供给一班专门研究古史、金石文字的学者参考。此后，知道有毛公鼎的人就日渐多了。过了不久，不少人就向陈介祺索取拓本，介祺穷于应付，索性拓了来公开出卖，但价钱定得很高，以杜绝人们的要求，并省麻烦。

陈介祺秘藏毛公鼎不肯随便给人知道，那是大有原因的。在

那个时代，有些达官贵人颇好风雅，不肖者就利用权势，知道某人藏有著名的金石书画，就想弄到手上为快。纵观历史，有些人因为藏有好东西，往往被累而倾家荡产，甚至失去生命，所以陈介祺有鉴于此，就把毛公鼎深藏起来。在他死去三十年后，一个豪于收藏古物的满洲大臣端方（字午桥，号陶斋，官至直隶总督，以事罢。辛亥复起，带兵入四川，在资州被杀），就垂涎陈家的毛公鼎，果然不出陈介祺生前所料。相传端方用势力和金钱把毛公鼎强买过来了。陈氏后人在万不得已中才答应卖给端方的。其中内幕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也许陈氏后人有所求于端方也说不定。说端方用威迫利诱弄到手，恐怕也未必尽然。端方在光绪廿六年（1900）以后，已经不在京里做官（他在京中做的官也微乎其微），后来出任湖北巡抚、湖南巡抚、两江总督，其势力皆不及山东，官虽大，但管不着潍县。所以我不敢随便说他用势力把毛公鼎弄到手。陈氏一个亲戚曾对人说，当毛公鼎成交之后，将出大门，陈氏一家人都列队送它，如丧考妣的挥泪再拜而别。此说还有点合理（我说端方不敢用尽势力去夺此鼎，也有原因的，端方在满洲大员中，还不失为一个自爱之人，有名士风，颇爱声名，他在光绪末年前程似锦，断不敢因一鼎而欲牺牲前程的，那时候清政府离然不纲，但一班御吏遇事敢言，一经给人揭发，他就受到攻击，前途大有影响了。所以我说毛公鼎之归端方，内幕非如此简单的）。

端方得到毛公鼎不久，就把直隶总督丢了，原因不是为此鼎。他被杀后，毛公鼎屡易主人。有个时期，美国人辛浦森曾出价到六七万美元，想据为己有，因为国人反对得厉害，美元也无

能为力。一九二五年，此鼎为叶恭绰先生所得，据传代价极高。但叶先生个人无此能力，因与朋友数人合资买了。是否叶先生知道有外国要买，他就先下手为强，纠集朋友先把它买到手，以便保存文物。详细情形我现在还未知，尚待查考。

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叶先生在香港被日人绑架到上海，因生活关系，叶先生就和毛公鼎的“股东”商量，把它卖了，以济一时之急。于是毛公鼎就给上海一个著名富商陈咏仁买了（陈咏仁是学工科出身的，本在奥商百禄钢厂工作，后来创设新华贸易公司，生意很发达）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寇投降，国民党政府从重庆飞出来接收，陈咏仁多财，又藏有此鼎，就为戴笠所垂涎，勒令他献出。戴某对于文物是不感到兴趣的，他忽然风雅起来问鼎，无非是想以此重器由他直接献给上司为邀功邀宠罢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陈咏仁竟因毛公鼎被幽禁了好几个月，后来花了很多钱，又托了很大的人事，才把他的“汉奸”罪名洗清，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释出监狱，而毛公鼎则被目为“逆产”而充公，转由“中央博物院”收藏，准备等候博物院建成后才公开陈列。从此毛公鼎就深藏在仓库中，不见天日了！几年前，毛公鼎被劫运往台湾，几时才能陈列，给人欣赏研究，天晓得！

关于毛公鼎的年代和形制，我想只大略说一下。根据一班金石家的意见，认为它是西周成王至宣王之间的产品，因为铭文中不载年月，不能确定它是哪一个周王时代的东西。全器通耳高 53.8 公分，口径 47.9 公分，重 34705 公斤，两耳三足，腹内铭文 32 行，左右各 16 行，共 500 字。至于毛公是什么人，现在还

未能研究出来，只知他名叫“厝”而已。

写完后，我还想多说两句。现在台湾的毛公鼎，是否为真鼎，我不敢说。据陈介祺的亲戚某君前几年对我说，陈介祺在世时，他早就想到终有一日会有权贵来劫买他的毛公鼎的，所以他在家中就秘密仿造了几个毛公鼎，以防万一。又据我所知，陈介祺雇有很多熟练工人，亲自督导他们复制古物。他所以如此，并非牟利，而是用以应付款贵。假如陈介祺复制有几个毛公鼎的话，那么，今日在台湾的那一个，也许就是假做的，真的说不定还深藏在山东地下，将来也许会有真的毛公鼎出现在中国大陆，那就真有趣了！

虢季子白盘

一九五〇年二月，中国著名的历史文物虢季子白盘，由合肥官亭区，刘老圩刘肃曾先生献给政府，运抵皖北行政公署。二月廿八日运抵北京，文化部文物局于三月三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举行特别展览，并对捐献人刘肃曾先生颁发奖状。

这个盘现在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在北京见过了。盘重四百五十斤，高一尺二寸（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作一尺二寸五分），长三尺九寸，宽二尺四寸（《通考》作二尺四寸八分），围十二尺，中空，腹深一尺一寸，颇类近代浴盆形状，盘底有曲尺脚四只。铭铸盘内左行，直行八，每行十三字。其中合文三，重文四，共一百一十一字，字体颇类秦篆，不似西周字势。铭文有：

（上略）虢季子白作宝盘……薄伐玁狁，于洛之阳……赳赳（即桓桓）子白，献馘于王。王孔加（即嘉）子白义……

这个盘主虢季，大概是周平王（前 770—前 720 年）时人，

距今已有二千七百年了。虢是姬姓，季是他的字，名子白。古人凡是连称人的名字者，类皆先字后名，故从铭文中“虢季子白”来看，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名字了。这种例子，在古文字中多到不可胜数，例如孔父嘉、叔梁纥之类便是。

盘铭说：“薄伐玁狁，于洛之阳。”那是指子白奉王命拒玁狁人寇成周。那时候，玁狁是成周西方的强族，时时入寇中国的。虢季既把玁狁讨平，周平王就赐给他马、弓、矢、钺以征蛮方，于是子白就铸这个盘来记其事，铭文末句照例是“子子孙孙，万年无疆”（或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）。

虢季子白盘是清同治三年（1864年，是年清军克复南京）刘铭传攻入常州，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府中获得的，后来他把此盘搬回故乡合肥，在私邸中筑一盘亭来珍藏它。铭传是“武人中名士”（《翁同龢日记》中如此称他的。后来官至台湾巡抚，工诗，在台湾颇有建设），他得到此盘很高兴，时时把铭文墨拓了送给人。他在光绪六年（1880）入京见翁同龢时，就送给翁一份拓本。

这个盘的出土是在清道光年间，地点是陕西郿县礼村田沟间。当时有个农民在掘土的时候，忽然触到一件硬质的东西，便挖了出来，发现是一个大铜盘，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他就搬回家来盛水饮牲口。有一天，郿县的县官徐燮钧到宝鸡的虢川司，见到此盘，就用很低的代价把它买下来，后来搬回常州老家。过了几十年，太平军攻入常州，此盘也就换了主了。

甲骨趣谈

在过去四十多年间，中国研究甲骨文字，取得很大的成就。自从有了甲骨文字之后，我们不止拥有很多可以研究商代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的宝贵材料，甚至商代之前或以后的古史，我们都可以从甲骨文里解决许多问题，这对于我们的文化贡献是何等巨大！

甲骨文是一种专门的学问，现在我只从若干有趣味的问题谈一谈，使读者知道甲骨是什么东西。

“甲”是龟壳，即是龟的甲：“骨”是牛骨（也有鹿骨、猪骨，也许还有羊骨）。“文字”呢，就是古人在甲骨上刻下的文字。我们把甲骨上的文字用墨拓下来研究，这种学问就叫做甲骨学。

古人为什么要刻些文字在甲骨上面呢？有趣的问题就来了。原来殷人是很迷信的，当时的皇帝，凡遇到水、旱、田猎等，都预先教卜臣（专主卜卦的臣仆）去“贞问”一下（“贞问”即是